

大字
斷句

曾文正公家書

曾文正公雜著卷上

先大夫置祭費記

古者大夫之制。別子為祖。繼別者為大宗。得立太祖之廟。繼禰繼祖繼高曾者為小宗。得立四親之廟。後世封建不行。別子久廢。無復太祖立廟之稱。而宗法既墮。即祖禰高曾。亦不復有區別而立親廟者。時異勢殊。古法不可施於今久矣。金匱秦尚書慈田有言。後世天下一家。仕宦遷徙。其有子孫繁衍而成族者。則始至之人。宜為始遷之祖。與古之別子無異。今直省名家鉅族。皆有祠堂。祀其初遷者為始祖。大率皆比附秦尚書之議而然也。或富貴好禮。分建支祠。亦猶古者小宗親廟之遺意。國藩不肖。託先人之餘蔭。竊祿朝右。承乏六官。遭逢今天子登極。宣宗成皇帝升配大典。覃恩錫類。累封先考王考曾祖王者。皆為光祿大夫。妣皆封一品夫人。而春秋薦享。曾無廟宇以妥宗祏。筮日無門。麗牲乏碑。其奚以宣覺皇恩。宏昭世德。永敕後嗣子若孫。而作其肅敬之心。咸豐八年四月。吾兄弟居先考之喪。蓋十有四月矣。節序不居。將變而之吉。祭廟之不修。器皿之不備。無財不可為悅。實用大懼。於是各具白金若干兩。積為竹亭。府君公資。備它日祠廟祭田之需。當明之季。聖清之初。吾曾氏始自衡陽遷居湘鄉。家微也。力田不足以自給。嘉慶十九年。我王考星岡府君倡建宗祠於衡。道光二十八年。

季父高軒創建支祠於湘。奉元吉府君為祖。遷湘之始祖。本自孟學府君。而支祠祖元吉府君者。以其創業始大也。元吉府君六子。咸豐七年。六公者之裔。各以其祖主。祔於元吉公祠。其仲曰輔臣府君。於國藩為高祖王考。是生竟希府君。為我曾祖王考。是生星岡府君。為我王考。輔臣府君既已升祔支祠矣。竟希府君。星岡府君。皆僅積公貲。以供祭具。廟祔之典闕焉。今茲為竹亭府君積植公貲。異時合三代之蓄。而共建一廟。事其庶易舉乎。戴氏記王制大夫三廟。一昭一穆。與太祖之廟而三。說者以謂昭穆僅有祖禰。而無高曾二廟。程子始辨之。以為自天子以至庶人。皆當祭及高祖。馬貴與推闡其說。至我朝宿儒萬斯大氏之倫出。博稽經傳。而大夫士得廟祭高曾祖禰四代。乃確然而不可易。今國藩僅立三親廟。而不言高祖。蓋輔臣府君業已上祔支祠。而竟希府君以下三代皆膺誥封。抑所以表國恩也。其或因事致祭。而上祀輔臣府君元吉府君。則援禮經于祫及其高祖之例。即不應經。而禮緣義起。但求當乎孝子慈孫之心之公且安者而已矣。若夫田產錢幣存積之法。天家賜物宗器弃度之宜。祭器供具圖書貴重之物。凡應藏於廟者。皆書於冊。立為科條。其別如左。

(一) 田產

把戲灣田十六畝。屋宇池塘園土。咸豐七年九月十六日。承當王葛氏及男水九之產。

去錢二百六十千文。下塘灣田三十畝。屋宇山塘園土。咸豐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。承當羅道源之產。去錢二百九十六千文。以上二處。每年共納租四十四石二斗。定議置倉貯之。公同封鎖。次年糶出。其錢亦封貯於倉。以是為常。不許私糶。不許外借。

(一) 銀錢

國藩出銀百兩。國華出銀百兩。國荃出銀百兩。國潢國葆共出銀百兩。定議交國潢經管。滿二年。再移交他手。其銀每年秋間。糶穀置倉。於永豐貯之。次年糶出。其錢換銀。歸貯於家內之倉。或存錢永豐亦可。秋間仍糶穀貯倉。明年糶出亦如之。以是為常。不許私支私糶。不許外借。

(一) 賜物

道光三十年二月初二日。奉 內賜 宣宗成皇帝遺念衣一件。玉佩一事。咸豐元年八月初六日。奉 內賜 御製詩石刻橫幅一幀。咸豐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。奉 內賜 狐皮黃馬褂一件。小刀火鏢搬指荷包四事。是夕賊匪偷營。將此四事遺失。咸豐四年臘月三十日。奉 內賜 福字一幅。荷包三對。咸豐六年正月十六日。奉 內賜 福字一幅。荷包三對。咸豐七年正月十三日。奉 內賜 福字一幅。荷包三對。咸豐七年三月十一日。奉 賜 經理喪事銀四百兩。謹按以上各物。惟四年臘月二十五夜遺失之。

四事。謹當由京師照樣買補。其日同受賜者。塔忠武公亦有四事。可以為式也。俟買
到後。與各件皆當敬謹尊藏於家廟。其七年賜銀業經用去。當另封四十兩。藏之廟內。
以誌頒賻非常之恩。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十日。孝和睿皇后七十萬壽。覃
恩。誥封竹亭公為中憲大夫。妣為恭人。貤封星岡公為中憲大夫。妣為恭人。誥命
二軸。祖父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。今天子登極。覃恩加一級。誥封三代。
誥命四軸。三代及叔父三月十二日。孝和睿皇后升祔。覃恩不加級。誥封本身妻室。
誥命一軸。四月十二日。宣宗成皇帝升配。覃恩加二級。誥封三代。誥命四
軸。三代及叔父謹按以上各誥軸。宜酌量分貯白玉堂老屋。黃金堂新宅。及將來修立
之廟內。

(一) 宗器

竹亭府君硯池一個。紅青緞袱。手抄四書文二本。紅青緞袱。謹按先大夫課徒二十
餘年。皆手此硯。以黑漆為合。蓋無當久矣。國藩昔侍親側。見先大夫逢三八課日。則晨
起洗硯。謂效法邑中書宿彭薄墅先生之所為也。手抄文二本。亦肄業雙峯書院。師事
薄墅先生時之所抄。咸豐七年。余兄弟奔喪歸來。始珍弄此二物。以為手澤。各為之袱。
駝色緞綿袍一件。佛青緞綿褂一件。道光二十七年五月。國藩以大考二等。蒙恩賞。

大卷緞二件。遂製袍褂二付。一以奉星岡府君。一以奉竹亭府君。星岡府君以為斂服。竹亭府君之衣尚存。它日祭祀。或陳裳衣。此其一也。文選一部。竹亭府君曾手批者。

(一) 祭器

錫五事。咸豐七年置。銀爵三。其二在京師帶回。其一係塔忠武公謁師所獻。錫水碗八件。咸豐七年俞刺史所贈。錫碗一席。磁碗一席。紀澤之元配賀安人所置。臨沒時請捐為祭器。

(一) 供具

漆棹二十張。漆橈六十條。漆椅十六張。茶几十二張。櫺木香几一張。香亭二座。藍呢棹圍八個。藍呢彩五疋。錫提鑪四個。鏡燈四對。紗布燈九對。以上各件。皆咸豐七年治喪事時所置。大鏡屏一架。獅鹿筴一張。并几墊。錢櫃一個。柜一個。以上各件。皆家中往年所置。謹按藍呢棹圍及絳。僅足為忌日祭祀之供具。其他祀典。皆吉禮也。宜另製紅棹圍。紅絳。紅傘之類。其錢櫃及柜。極不足珍。本無與於有無之數。以其向在先大夫卧房之內。睹物生慕。故留為祠廟之供具。亦猶宗器之義云爾。

(一) 圖書

皇朝經解三十六套。三百六十冊。陳岱雲太守所贈。國荃裝訂成籍。廿二史一部。趙玉

班太守贈國荃者。計汲古閣十七史。以宏簡錄代宋遼金元等史。又配以明史。咸豐八年正月。國荃自吉安營中寄回。淳化本前後漢書各一部。各六函。汪刻前後漢書各一部。各四函。袁漱六太守所贈。國藩許以淳化本後漢書汪刻前漢書。贈劉君霞仙。其淳化本前漢書汪刻後漢書。則留藏家廟。此善本不可多得者也。宋板莊子一部。亦漱六太守所送。皆咸豐七年十二月寄到。五禮通考讀禮通考一部。共十二函。百二十冊。文獻通考一部。共八函。一百冊。吳竹莊觀察所贈。咸豐七年十月送到。德化萬刻五經六函四十冊。萬刻十三經古注八函八十四冊。萬刻文章軌範一函二冊。崇仁謝刻通典一部。四函四十冊。漢魏六朝百三家一部。八函八十冊。方輿紀要一部。八函四十八冊。胡刻通鑑一部。八匣。百二十八冊。胡刻文選一部。一匣。二十四冊。日知錄一部。十二冊。三國志一部。八冊。施注蘇詩一部。八冊。前漢書一部。三十冊。長恩書室叢書一部。八冊。四書一部。六冊。以上皆自江西營中帶歸之書。通鑑係國藩奔喪時自行帶回。咸豐七年。用硃筆校讀一過。餘係陳季牧張小山先後帶歸。古文辭類纂一部。十二冊。十八家詩鈔一部。八冊。漢書一部。十冊。莊子一部。二冊。南河編年紀要一部。三冊。朱刻說文一部。三冊。以上皆咸豐二年自京帶回之書。朱子綱目一部。十二函。百二十冊。皇朝經世文編一部。八函。八十冊。王刻十子全書四函。三十冊。史漢評林二部。共四十冊。王白田

朱子年譜一函。四冊。殿板周易折中十二冊。殿板性理精義五冊。湖海詩傳文傳二部。共十八冊。浙刻東萊博義一部。朱子全集一部。十三經注疏一部。以上皆家中舊有之書。多係國華國奎所置。或有自京師帶歸者。

筆記 二十七則

(二) 禮

古之君子之所以盡其心。養其性者。不可得而見。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則一秉乎禮。自內焉者言之。舍禮無所謂道德。自外焉者言之。舍禮無所謂政事。故六官經制大備。而以周禮名書。春秋之世。士大夫知禮善說辭者。常足以服人而強國。戰國以後。以儀文之瑣為禮。是女叔齊之所譏也。荀卿張載。兢兢以禮為務。可謂知本好古。不逐乎流俗。近世張爾岐氏。作中庸論。凌廷堪氏。作復禮論。亦有以窺見先王之大原。秦蕙田氏。輯五禮通考。以天文算學錄入。為觀象授時門。以地理州郡錄入。為體國經野門。於著書之義例。則或駁而不精。其於古者經世之禮之無所不該。則未為失也。

(三) 赦

牧馬者。去其害馬者而已。牧羊者。去其亂羣者而已。牧民之道。何獨不然。諸葛武侯治蜀。有言公惜赦者。答曰。治世以大德。不以小惠。故匡衡吳漢。不願為赦。先帝亦言。吾周

旋陳元方鄭康成間。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。曾不語赦也。若劉景升季玉父子。歲歲赦宥。何益於治。蜀人稱亮之賢。厥後費禕秉政。大赦河南孟光責禕曰。夫赦者偏枯之物。非明世所宜有也。國藩嘗見家有不肖之子。其父曲宥其過。衆子相率。而日流於不肖。又見軍士有失律者。主者鞭責不及數。又故輕賞之。厥後衆士傲慢。常戲侮其管轄之官。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賊。多赦不可以治民。溺愛不可以治家。寬縱不可治軍。

(三) 世澤

士大夫之志趣學術。果有異於人者。則修之於身。式之於家。必將有流風餘韻。傳之子孫。化行鄉里。所謂君子之澤也。就其最善者。約有三端。曰詩書之澤。禮讓之澤。稼穡之澤。詩書之澤。如韋玄成議禮。王吉傳經。虞魏之昆。顧陸之裔。代有名家。不可殫述。我朝如桐城張氏。自文端公而下。鉅卿碩學。世濟其美。宣城梅氏。自定九徵君以下。世精算學。其六世孫梅伯言。郎中曾亮。自謂莫紹先緒。而所為古文詩篇。一時推為祭酒。高郵王氏。自文肅公安國以下。世為名儒。而懷祖先生訓詁之學。實集古今之大成。國藩於此三家者。常低徊歎仰。以為不可及。禮讓之澤。如萬石君之廉謹。富平侯之敬慎。唐之河東柳氏。宋之藍田呂氏。門庭之內。彬彬焉有君子之風。余所見近時搢紳。未有崇禮法而不興。習傲慢而不敗者。稼穡之澤。惟周家開國。豳風陳業。述生理之艱難。導民風

於淳厚有味乎其言之。近世張敦復之恒產瑣言。張楊園之農書。用意至為深遠。國藩竊以為稼穡之澤。視詩書禮讓之澤。尤為可大可久。吾祖光祿大夫星岡公嘗有言曰。吾子孫雖至大官。家中不可廢農圃舊業。懿哉至訓。可為萬世法已。

(四) 悔吝

吉凶悔吝。四者相為循環。吉非有祥瑞之可言。但行事措之咸宜。無有人非鬼責。是即謂之吉。過是則為吝矣。天道忌滿。鬼神害盈。日中則仄。月盈則虧。易又多言貞吝。易之道。當隨時變易以處中。當變而守此不變。則貞而吝矣。凡行之而過。無論其非義也。即盡善之舉。盛德之事。稍過則吝隨之。余官京師。自名所居之室曰求闕齋。恐以滿盈致吝也。人無賢愚。遇凶皆知自悔。悔則可免於災戾。故曰。震無咎者存乎悔。動心忍性。斯大任之基。側身修行。乃中興之本。自古成大業者。未有不自困心橫慮覺悟知非而來者也。吝則馴致於凶。悔則漸趨於吉。故大易之道。莫善於悔。莫不善於吝。吾家子弟。將欲自修而免於讐。尤有二語焉。曰無好快意之事。常存省過之心。

(五) 儒緩

論語兩稱。敏則有功。敏有得之天事者。才藝贍給。裁決如流。此不數數觀也。有得之人。事者。人十己千。習勤不輟。中材以下。皆可勉焉。而幾余性魯鈍。他人目下二三行。余或

疾讀不能終一行。他人頃刻立辦者。余或沈吟數時不能了。友人陽湖周弼甫騰虎嘗謂余儒緩不及事。余亦深以舒緩自愧。左傳齊人責魯君。不答稽首。因歌之曰。魯人舉數年。不覺使我高蹈。惟其儒書。以為二國憂。言魯人好儒術。而失之舉緩。故二國興師來問也。漢書朱博傳。齊部舒緩養名。博奮髯抵几曰。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。皆斥罷諸吏。門下掾贛遂者。老大儒。拜起舒緩。博謂贛老生。不習吏禮。令主簿教之。拜起閑習。又以功曹官屬多。褒衣大襜。不中節度。敕令掾史衣皆去地二寸。此亦惡儒術之舒緩。不足了事也。通鑑涼驃騎大將軍宋混曰。臣弟澄政事愈於臣。但恐儒緩機事。不稱耳。胡三省注曰。凡儒者多務為舒緩。而不能應機以趨事赴功。大氏儒術非病。儒而失之。舒緩則從政多積滯之事。治軍少可趁之功。王昕儒緩見北史王憲從孫唐相張鑑儒緩見通鑑二百二十八卷

(六) 名望

知識愈高。則天之所以責之者愈厚。名望愈重。則鬼神之所以伺察者愈嚴。故君子之自處。不肯與眾人絜量長短。以為己之素所自期者大。不肯自欺其知識以欺天也。己之名望素尊。不肯更以鄙小之見貽譏於神明也。

(七) 居業

古者英雄立事。必有基業。如高祖之關中。光武之河內。魏之兗州。唐之晉陽。皆先據此。

為基然後進可以戰退可以守。君子之學道也亦必有所謂基業者。大氏以規模宏大言辭誠信為本。如居室然。宏大則所宅者廣。託庇者衆。誠信則置趾甚固。結構甚牢。易曰。寬以居之。謂宏大也。修辭立其誠。所以居業。謂誠信也。大程子曰。道之浩浩。何處下手。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。誠便是忠信。修省言辭。便是要立得這忠信。若口不擇言。逢事便說。則忠信亦被汨沒動盪。立不住了。國藩按。立得住。即所謂居業也。今世俗言興家立業是也。子張曰。執德不宏。信道不篤。焉能為有。焉能為亡。亦謂苟不能宏大誠信。則在我之知識。浮泛動盪。指為我之所有也。不可。指為我之所無也。亦不可。是則終身無可居之業。程子所謂立不住者耳。

(八) 英雄誠子弟

古之英雄。意量恢拓。規模宏遠。而其訓誡子弟。恆有恭謹斂退之象。劉先主臨終。教太子曰。勉之勉之。勿以惡小而為之。勿以善小而不為。惟賢惟德。可以服人。汝父德薄。不足效也。汝與丞相從事。事之如父。西涼李嵩手令戒諸子。以為從政者。當審慎賞罰。勿任愛憎。近忠正。遠佞諛。勿使左右竊弄威福。毀譽之來。當研覈真偽。聽訟折獄。必和顏任理。慎勿逆詐。億必輕加聲色。務廣諮詢。勿自專用。吾蒞事五年。雖未能息民。然含垢匿瑕。朝為寇讎。夕委心膂。麤無負於新舊。事任公平。坦然無類。初不容懷。有所損益。計

近則如不足。經遠乃為有餘。庶亦無愧前人也。宋文帝以弟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。為書誡之曰。天下艱難。國家事重。雖曰守成。實亦未易。隆替安危。在吾曹耳。豈可不感尋王業。大懼負荷。汝性褊急。志之所滯。其欲必行。意所不存。從物回改。此最弊事。宜念裁抑。衛青遇士大夫以禮。與小人有恩。西門安于。矯性齊美。關羽張飛。任偏同弊。行已舉事。深宜鑒此。若事異今日。嗣子幼蒙。司徒當周公之事。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。爾時天下安危。決汝一人耳。汝一月自用錢。不可過三十萬。若能省此益美。西楚府舍。略所諳究。計當不須改作。日求新異。凡訊獄多決當時。難可逆慮。此實為難。至訊日。虛懷博盡。慎無以喜怒加人。能擇善者而從之。美自歸己。不可專意自決。以矜獨斷之明也。名器深宜慎惜。不可妄以假人。昵近爵賜。尤應裁量。吾於左右。雖為少恩。如聞外論。不以為非也。以貴凌物。物不服。以威加人。人不厭。此易達事耳。聲樂嬉遊。不宜令過。捕酒漁獵。一切勿為。供用奉身。皆有節度。奇服異器。不宜興長。又宜數引見佐史。相見不數。則彼我不親。不親無因得盡人情。人情不盡。復何由知衆事也。數君者。皆雄才大略。有經營四海之志。而其教誡子弟。則約旨卑恩。斂抑已甚。伏波將軍馬援。亦曠代英傑。而其誡兄子書曰。吾欲汝曹聞人過失。如聞父母之名耳。可得聞。口不可得言也。好議論人長短。妄是非政法。此吾所大惡也。寧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。龍伯高敦厚。

周慎口無擇言。謙約節儉。康公有威。吾愛之重之。願汝曹效之。杜季良豪俠好義。愛人之憂。樂人之樂。父喪致客。數郡畢至。吾愛之重之。不願汝曹效也。效伯高不得。猶為謹敕之士。所謂刻鵠不成。尚類鶩者也。效季良不得。陷為天下輕薄子。所謂畫虎不成。反類狗者也。此亦謙謹自將。斂其高遠之懷。即於卑邇之道。蓋不如是。則不足以自致於久大。藏之不密。則放之不准。蘇軾詩。始知真放本精微。即此義也。

(九) 氣節 傲

自好之士。多講氣節。講之不精。則流於傲而不自覺。風節守於己者也。傲則加於人者也。漢蕭望之初見霍大將軍光。不肯露索挾持。王仲翁譏之。望之曰。各從其志。魏孫資劉放用事。辛毗不與往來。子敬諫之。毗正色曰。吾立身自有本末。就與孫劉不平。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。宋顧覲之不肯降意於戴法興等。蔡興宗嫌其風節太峻。覲之曰。辛毗有言。孫劉不過使我不為三公耳。人稟命有定分。非智力可移。因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。此三事者。皆風節之守於己者也。若汲黯不下張湯。宋璟不禮王毛仲。此自位高望尊。得行其志。已不得以風節目之矣。然猶不可謂之傲也。以傲加人者。若蓋寬饒之於許伯。孔融之於曹操。此傲在言詞者也。稽康之於鍾會。謝靈運之於孟顗。此傲在神理者也。殷仲文之於何無忌。王僧達之於路瓊之。此傲在儀節者也。息夫躬歷

詆諸公。暨豔彈射百寮。此傲在奏議者也。此數人者。皆不得令終。大氏人道害盈。鬼神福謙。傲者內恃其才。外溢其氣。其心已不固矣。如蓋孔稽謝殷王等。僅以加諸一二人。猶且無德不報。有毒必發。若息夫躬暨豔之遍忤同列。安有幸全之理哉。

裴子野曰。夫有逸羣之才。必思沖天之據。蓋俗之量。則儉常均之下。其能守之以道。將之以禮。殆為鮮乎。大抵懷材負奇。恒冀人以異眼相看。若一概以平等視之。非所願也。韓信含羞於噲等。彭寵積望於無異。彼其素所挾持者高。誠不欲與庸庸者齊耳。君子之道。莫善於能下人。莫不善於矜。以齊桓公之盛業。葵丘之會。微有振矜。而叛者九國。以闕公之忠勇。一念之矜。則身敗於徐晃。地喪於呂蒙。以大禹之聖。而伯益贊之以滿。招損謙受益。以鄭伯之弱。而楚莊王曰。其君能下人。必能信用其民矣。不自恃者。雖危而得安。自恃者。雖安而易危。自古國家。往往然也。故挾貴挾長。挾賢挾故。勦勞。皆孟子之所不答。而怙寵怙侈。怙非怙亂。皆春秋士大夫之所深譏爾。

(十) 碣

莊子庚桑楚。夫函車之獸。介而離山。則不免於罔罟之患。吞舟之魚。碣而失水。則蟻能苦之。國藩按。碣。水中石。水涸而見沙。石不得津潤。失所憑依之象。通鑑。客謂靖郭君曰。君不聞海大魚乎。網不能止。鈎不能牽。蕩而失水。則螻蟻制焉。以蕩為碣。失其義矣。王

介甫和王微之高齋三首。蕭條中原。碣無主。岷強。又此憑江淮。俗本誤作蕩無主。亦為失之。

(十二) 陵 京 阜 墳 冢 邱

古人於陵京阜墳冢邱等字。皆取山阜高大厚實之義。以象凡物之高大厚實。大抵皆稱美之詞。天保詩。如山如阜。如岡如陵。是善頌善禱之證也。左傳。有肉如陵。謂大而實也。荀子致仕篇。節奏欲陵。注陵峻也。峻即高也。禮記檀弓。喪事雖遽。不陵節。學記。不陵節而施。陵越也。西京賦。陵重巘。注陵升也。皆升高之義也。詩傳。京高邱也。又曰大阜也。左傳。莫之與京。言莫與比高也。西京賦。燎京薪。謂積薪極高也。左傳。收晉尸以為京觀。謂積尸極高也。漢曰京兆。後世曰京師。兆衆也。師亦衆也。京則大也。釋名。土山曰阜。言高厚也。詩。駟鐵孔阜。以阜比馬之大也。火烈具阜。以阜比火之盛也。爾雅。既阜。以阜比穀之多也。古歌。可以阜吾民之財。西京賦。百物殷阜。以阜比財物之富也。土之高且大者。謂之墳。詩。玼羊墳首。言其首極大也。周禮。司烜氏。共墳燭庭燎。言其燭極大也。三墳五典。言三皇之書。其義極大也。列子天瑞篇。墳如也。亦形容其大也。冢子冢適。皆謂長子太子也。冢婦大婦也。冢卿冢宰。謂六官之長太宰也。友邦冢君。言大君也。乃立冢土。言大社也。漢書楚元王傳。邱嫂。謂長嫂大嫂也。易顛頤拂經。於邱頤。征凶。謂於高處求。

頤養也。以邱為高也。孟子得乎邱民為天子。謂成聚之民也。以邱為大也。推此以論。凡物之高。大。厚。實者。皆可以陵京阜墳冢邱等字。擬議而形容之。末世綴文之士。但知阜字有高大富實之義。而不知墳冢等字。與之同類而并稱。又或以陵為帝王所藏。京為帝王所居。謂二字有崇高之義。而於墳冢邱壟等字。指為不祥之文。蓋古字古義之不講久矣。

(十二) 格 枝 柴 梗

說文。格。木長兒。國藩按。凡木之兩枝相交而午錯者。謂之格。以其枝條交互。故格字有相交之義焉。以其兩枝禁架。故格字有相拒之義焉。以其長條直暢。疏密成理。故格字又有規制整齊之義焉。是三者皆從本義引伸之者也。朋友曰交游。男女曰交媾。商賈相通曰交易。陰陽相合曰交孚。木之枝格。兩相交際。亦猶是也。論語有恥且格。謂民之心。與上相交孚也。大學致知在格物。謂吾心之知。必與事物相麗相交。不可離物以求知也。書曰。格於上下。格於皇天。詩曰。神之格思。皆訓至也。皆交孚之義也。書曰。格汝舜。格汝眾。詩曰。神保是格。皆訓來也。皆引之來相交接也。舟與舟相觸。則必忤。枝與枝相拒。則不入。素問。陰厥且格。注。格拒也。周書。窮寇不格。注。格鬪也。荀子。議兵篇。格者不舍。注。格謂相捍拒者。後漢。劉盆子傳。注。相拒而殺之曰格。通鑑。王賁攻齊。莫敢格者。驅羣